

谈谈“淡”

■何光锐

傅雷先生在他的《观画答客问》一文中曾提出——“……一见即佳，渐看渐倦：此能品也。一见平平，渐看渐佳：此妙品也。初若艰涩，格格不入，久而渐领，愈久而愈爱：此神品也，逸品也。”

老子曰：“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味令人口爽”。酸甜苦辣咸，甜的吃多了想吃咸的，辣的吃多了想吃酸的，任何单一或浓烈的滋味，都会让人倒胃口。梁山泊好汉们总是叫嚷“嘴里淡出个鸟来”，然而真让他们连续吃上一个月的肉，恐怕也受不了。比起膏粱厚味，粗茶淡饭反而更可以让人久耐。

或许审美上的确有着一定的“阶级性”，文人骚客似乎对“淡”字情有独钟。大书家欧阳询有名的《张翰帖》，书写内容是《世说新语》里关于西晋才子张翰“莼鲈之思”的轶事：“张季鹰在洛，见秋风起，因思吴中菰菜羹、鲈鱼脍，曰‘人生贵得适意尔，何能羈宦数千里，以要名爵。’遂命驾便归。”一碗莼菜羹可以让人弃官归里，足见“清淡”之魅力。叶圣陶先生也写了一篇题为《藕与莼菜》的美文，其中专门对莼菜的魅力作了解释，“（莼菜）本身没有味道，味道全在于好的汤。但是嫩绿的颜色与丰富的诗意，无味之味真足令人心醉”。

清人陆次云论茶曰：“茶真者，甘香兰，幽而不冽，啜之淡然，似乎无味，饮过之后，觉有一股太和之气弥留齿颊之间，此无味之味乃至味也”

无味之味，乃为至味。这让人很自然地联想起“无法而法，乃为至法”、“无为而无不为”这些相类似的玄妙说法。仔细想想，中国饮食文化中的那些珍贵食材，比如海参鱼翅燕窝，基本上都是“无味”之物。正由于自身之淡，故能吸收、接引、包容、调和和其他滋味。

当然，这里所说的“淡”，和“无味之味”，并非像白开水那样的毫无内涵，而是强调其韵味之素朴真淳。

北宋文豪欧阳修十分推崇好友梅圣俞的诗，认为其妙处在于“淡”——“子言古淡有真味，大羹岂须调以齑”。“淡”，所以能“真”；“真”，亦所以能“淡”。“大羹”，是不需添加调料来提味的。他还用另一个比喻来描述自己对“淡”的感受：“初如食橄榄，真味久愈在”。

苏轼与其侄书云：“大凡为文，当使气象峥嵘，五色绚烂，渐老渐熟，乃造平淡，其实不是平淡，绚烂之极也。”对于在诗歌上“开千古平淡之宗”的陶渊明，他的评价是“质而实绮，癯而实腴。”

平淡天真乃艺术之至高境界。由纤

浓绚烂造于朴素平淡，不仅是艺术家个人艺术生命的成长规律，也是任何一个艺术门类走向高级阶段的必然现象。这一点在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中表现得尤为鲜明。由奢靡娟妍的宫观山水，渐入萧散简远的“荒寒”之境。由金碧青绿的工笔设色，变为皴擦点染的水墨渲淡。

五代的董源，向被奉为“南宗”山水画的开山鼻祖。米芾认为其风格“平淡天真多，唐无此品”，并曾盛赞曰：“峰峦出没，云雾显晦，不装巧趣，皆得天真”。而元代的倪云林，则将这种平淡萧散的风格推到了一个极致。

明代的董其昌，一生追求“古淡”。他把“古淡天真”作为对“士气”、“书卷气”的具体描述与评判标准，并且将“古淡”由绘画的意境、风格延伸到用笔上，认为生拙、简淡是技法的老到成熟，乃技与道合一之境界。

“淡”，所以能久，能远，能简，能古，能静，能质朴，能平和，能自然，能微妙，能隽永。所以，有平淡、冲淡、简淡、古淡、疏淡、清淡、恬淡、幽淡、散淡。

强烈之风格、浓郁之滋味可以吸引人于一时，却也容易令人厌腻与“反胃”。老子曰：“乐与饵，过客止。道之出于口，淡乎其无味，视之不足见，听之不足闻，用之不可既”。苏辙在《老子解》一书中对这句

话进行了深入的演绎：“作乐设饵以待来者，岂不足以止过客哉？然而乐闻饷尽，彼将舍之而去，若天下不知好之，则亦不舍之也。”妙的是最后那句话，“不知好之，则亦不舍之也”。这正是傅雷所说的，“一见即佳，渐看渐倦”，“一见平平，渐看渐佳”。含蓄质朴，方能持久，“咬得菜根，百事可做”。

那么，如何能“淡”？“淡”，其实是对浓烈的超越，比其他风格滋味更为丰富而中和，因而恰恰是简单与贫乏的反面，正如白色是所有色彩的综合。表现在艺术创作上，“淡”乃“大巧谢雕琢”，是对各种规律技巧的和谐统一与自由驾驭，历经千锤百炼而后达于炉火纯青。所以梅圣俞自己也感叹：“作诗无古今，唯造平淡难”。

当然，任何风格的产生，离不开天性，以及后天的陶养。能够理解并追求“平淡”的境界，首先需要胸次之高旷，志向之高远，心灵之高洁。古人云：“人淡如菊”，乃以菊之朴实高华，比拟那份遗世独立的从容与超脱。

古人云：“非淡泊无以明志”，是矣。但这句话也可以倒过来讲，非明志，亦不足以淡泊也。

假如跟那些私欲旺盛的人，奢谈什么“平淡”之妙，难免会遭到他们的嗤笑。

《国朝书品》的传承与借鉴

■朱东旭

《国朝书品》(后简“书品”)是清嘉道年间著名经世学家、书法家和书学理论家包世臣(后称包)一篇重要的书论。近期我在撰写《包世臣大传》研究包的书论著作时，对“书品”一词特别有感觉。

自西汉发明以毛笔作为书写工具的中国书法艺术，魏晋唐宋元明清众多书家和多种传世的经典书(碑)帖，早在国人心中形成定式，成为楷模。但反观当下，无论是书家还是书体，真称得上“青出于蓝胜于蓝”的有多少呢？再比方说书体，上至国展下至市井坊间，民间“江湖体”争奇斗艳，那怕就是闻名全国的著名书法家或书法“大师”的作品，真正有生命力的，能流传至后代成为经典的又有几何？

据了解，多年前国内众多公私网站，开始设立汉字字库，利用科技网络将很多现代书家创作的法书，录入字库(很多“匠人字”或“丑书”以“银子”开道进入字库)，其意无非表明这些书家字体，是获得国家有关部门和社会认同的，并开始运用在现实生活之中。

老实说，只要有点书法常识的人则不会认账，原因是字库所录书体，大多数鱼目混珠，乱象横生，缺失国家重要的书法权威部门比方中国书法家协会的监督、推荐和认可。

目前，中国书法艺术正处在一个最好的年代，面对十四亿人口大国，多年前就有许多著名文字学家、书家，还有许多民间书法人在思考，在提倡，能不能由“中书协”牵头各省书协，集思广义，搞一个类似“书品”项目，确定某个时段起止，以“书协”名义，将那些德才兼备、书艺高超、最擅长

某种书体的书家和法书，进行“定品”，好让国人知晓汉字书法进入新时期，在继承传统和发展的基础上，出现了哪些可喜的变化？有没有值得公认的创新书体，或流派？有哪些书家的法书，能够真正成为后人继承和学习的楷模，并载入史册。

多年前，国家开始对本民族多种传统工艺建立传承人做法，包的“书品”似乎再一次提醒我们：中国书法也需要、也必须要有各种书体的传承人，这是历史赋予我们书学者和书法文化部门应有的担当和责任。

“书品”离现在仅有二百年历史，是最值得借鉴的版本。“书品”分两个时间段：道光四年(1824)作为主论定品在前，道光二十四年(1844)为后，将清朝大约180余年书家以其擅长的法书高下、优劣、长短，以神品(上下)、妙品(上下)、能品(上下)等五个等级定品，辅以八字点评，作为等级划分标准。前后统计共101人。

“书品”一经问世，传抄者无数，影响很大，受到众多书家广泛称道和认可，从此一直被后世书法人和书论家作为点评清朝书家唯一标准，将包的书学理论推向清代书学理论高峰的一篇重要书论。

“书品”有哪些地方值得传承、借鉴和现实意义呢？

首先，包在清嘉道年间作为著名书法家和书学理论家，汉字六体娴熟，且善书论，专业上称得上行家手里。虽说“书品”纯属私人行为，但包作为朝廷封疆大吏幕僚，一生与多位贤豪长者、或学问大家、或朝野重臣相互切磋书艺、点评南北方书家及前辈书家法书得失，获取众多书家特长的同时，再经过比较衡量，最终获取较为

客观公正的定论，其中也相应代表着部分官府意识。当“书品”被朝廷大员呈送到道光皇帝案前，道光也是倍加欣赏的。

可以这样说，包在地位、名气和专业上三者皆精，才能担当此任。“中书协”虽属社会团体，国人心目中则认定为官方性质，其地位、资历、专业人才均属一流，自然有着绝对的权威性。

其次，包推崇碑学，分品并无偏见，无论“书帖”、“碑帖”，北派、南派，甚至敌对同僚政敌，均一视同仁，体现出包的宽阔胸襟。

再三，撰写“书品”，包将自己置身事外，旁观者清，以增加公正性。更可贵的是，包不论官职大小敢于“较真”，以人书“长短”定品，避免“官权审美”弊端，还多次拒绝朝廷某些显赫官僚以权施压，要求包为其入品的企图，格外受到尊重，此举最能成为我们学习的楷模。

第四，“书品”人选，从地域上分析：北起辽宁、黑龙江；南至云南、福建；中部省份有山西、湖北。“江浙皖沪京鲁”书家最多，北方和中部省份以及南方沿海省次之，西北西南无书家。98%的书家均为举人、进士出身的朝庭命官或书画双全、学术家居多，也有布衣、无士者，比方神品、妙品均为一的布衣邓石如是也。

明朝书论家王世贞云：“天下书法归吾吴”故“江浙皖沪京鲁”自古经济发达，文化自然茂盛，乃为书家集中区域。“书品”提示尤为重要。

回首汉字经过三四千年演进，原先由记录人类日常生活思想语言和行为的文字，逐渐蜕变演化成书法，至魏晋达到成熟顶峰后，便开始每况愈下，进入21世纪，

竟然失去了实用性，演变成一种纯粹的艺术，在让国人措手不及的同时更是乱象丛生，如果现在我们不重视这项工作，还要等到何时？现在做至少有以下四点益处：

一、包的“书品”成为现当代书家评判清朝书家一面镜子，让我们获知清朝还有那么多的书学家，当时也属声名天下，为什么日后被历史埋没？这种现象均值得研究，扩大书法视野，不言而喻，传承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。如果我们现在开始动手，同样也会记录众多的、百年后肯定也会被世人遗忘的书家，不仅保留着一份珍贵的资料，其中肯定有很多书家值得后人学习和缅怀。

二、如果新时期“书品”一旦进入国人视野，必然会提高国人欣赏和认知能力，面对互联网电脑字、字库字或“丑书”，有了参照对比，自然不会被各种各样奇形怪异的书法乱象搅乱迷失。

三、不要指望“当世纷纭，自有后人评说”的谬论，目前的“书法盛况”，仍归功于上世纪人口红利，这是一种假象。随着科技日新月异，拿毛笔书写汉字的人只会越来越少，很难断定汉字书法走到最后，会不会让位给智能书法，代替人工书写？汉字会不会蜕变为一种符号？面对当今不少网络用语，常夹几粒西式字母以音代字，这种侵犯和变异均在暗示，莫说书法，就是中国汉字书写最后的命运如何，谁也不敢保证……

以上所言并非杞人忧天，尽快将这项惠及后世、有着传承意义的事着手推出，可谓功不可没。毫无疑问，包世臣的《国朝书品》作为传承与借鉴意义就在其中了。